



## 开栏语

文学,源于大众、源于生活。她用流淌的文字,讲述人间的喜怒哀乐,品味生活的酸甜苦辣。数百年儒风浸润之下的九江,一直活跃着一个在精神家园笔耕不辍的文学爱好者群体——南海儒林笔会。本期起,我们开设《文学园地》栏目,与大家一起讲述九江故事、分享生活感悟。欢迎大家关注和参与。

## 笔会之树长青

◎何百源

## (一)

2016年7月30日,南海儒林笔会在九江镇吴家大院隆重集会,纪念笔会走过30载春秋。

很多年前,有一位文学前辈说过:集结一班志同道合者,成立一个群众社团,这事不难;难就难在坚持下去,做出成绩。

之所以想起前辈这段话,是因为当天纪念大会上透露的信息令人感奋。

这30年,笔会捧出了丰硕的成果:出版了6本会员作品集:《这是一片林》《心约》《远航》《九江情》《九江龙威》《一起走过的日子》,会员出版个人文学专著50多部,在各级报刊刊发作品2000多件,笔会人数从30年前的30多人发展到110多人,其中中国作协会员2人,省作协会员3人,市作协会员15人,区作协会员36人。

说到笔会的成绩,有一个人不可不提,他就是第二任会长吴彪华。

一个群众团体得以坚持并

得以发展,必定有其主心骨,这个人就是吴彪华,是他使笔会的大旗一直屹立不倒;并从一个高潮走向另一个高潮,直到他要赴任南海文联主席,成功地向张锦然“交班”!之后,他仍然一如既往,关注着笔会的走向和发展。

## (二)

2014年11月30日,南海儒林笔会在九江镇吴家大院举行盛大集会,纪念《儒林文荟》出版100期。会后,有人动议,创会会员来一张合影,于是有了我手上这张“儒林笔会创会会员合影”。事后我良久端详这张珍贵的照片,唏嘘不已:当年成立大会时,在场者洋洋二三十人,28年后的今天,“硕果仅存”9人,怎不令人唏嘘?

后来和关苍元兄谈及此事,他的话让我的心“定”了许多。他说,其实真正“走”了的只有2人,彭敏玲和邓焯老师。彭属于意外,邓焯老师则属寿终正寝。其他人嘛,因各种原因未能出席而已。

前些时候读过一位名家的文章《减法年代》,内容说他进入七八十岁以后,亲属和有联系的朋友中,不时传来有人“走了”的噩耗,有鉴于此,令他不自觉黯然。

我离开家乡南海里水赴边疆工作20年,归来后陆续向姐姐问起儿时认识的邻里街坊,或在镇上经商的生意人,竟得知当中不少人都已“走”了,我不禁感叹世事无常、人生易老。廿载光阴已然在众多户口簿上抹去几多芳名。

而当初上笔会“红船”的几十人中,历经28载,只痛失2人(当然,最好是整整齐齐全部健在啦!)反倒说明了这批人命途的坚挺了。

又想起了唐朝诗人宋之问在《渡汉江》一诗中说的:“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”。古代通讯条件差,久出归来的人近乡时,因为怕家中有不幸的变故,

越近家乡,心情越紧张,连向熟人打听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这两句诗非常巧妙而贴切地道出了白云苍狗的道理,因此流传千古。

## (三)

90年代初,当时我所在《佛山文艺》编辑部曾2次邀请散文大师秦牧先生来禅讲学。有一次在市电影公司会议室举行,听课者40余人。秦老师说,今天有40多人坐在这里听讲座,10年后你统计一下,依然与文学打交道者还有多少人?

我领会秦老师的意思是说,坚守文学不易。当时听课者几乎全部是年轻人,连中年以上者也少,更未见老年人,因此秦老师所指肯定不是人口“自然减员”,仅仅是指离队者多、坚守者少而已。

但是事物也有例外,比如儒林笔会。成立大会当天在场者,将近30年后依然坚守(或虽因年龄关系写得少了,但依然关注文学)者比例非常之高,这或许是一个特例。

而上面秦牧老师提到的情况亦属正常。文学实乃非谋生之手段,连我在内也仅仅是业余作者而已。既属业余爱好,那么多变也就不足为奇。10年、20年过去,依然在文学小径上攀爬者,比例肯定会“减员”。

究其原因,不外几点:

一是职业的改变。有的人从政或从商,肩上担子重了,需考虑的问题多了,无暇顾及“旧爱”。

二是兴趣的改变。有位文友,以往文章写得不错的,后来爱上了摄影,先后下重本购置各种高档器材,一有机会便携带长枪短炮走南闯北捕捉佳景,与“笔”疏远了。

三是变数使然。人生在世,命途多舛,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,有余暇吟风弄月的呀。有次我在路上偶遇二十年前的文友丁君,见他一脸沧桑匆匆赶路,一看而知是为生计

而挣扎。我忆起他的芳名已久未能在报刊露脸了。此刻与他闹市相遇,有点相对无言,只好问了一句:“一直以来都好吗?”他苦笑了一下,搔了搔日久未理之发,说:“我得赶路,有空再聊吧。”然后又迈开匆匆的脚步。

## (四)

某日,我在书房里忙我的事,忽听老婆在客厅兴奋地说:“你看,人家八十多岁高龄尚在写作!”我凑过去看,只见她在看一本叫《健康之路》的杂志,里面有篇文章《写作让八旬老人活得有滋有味》,说的是牡丹江市有位叫杨玉文的普通家庭妇女,以80多岁高龄的年纪写出了20万字的书《鬼子来了》。

老婆因何为这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感到兴奋呢?大概在常人的观念中,80多岁高龄的人尚能写作,值得庆祝且惊讶。

事实也正是这样。所谓艺术之树常青,这大概只是一种祝颂。世间上,有多少人能像粤剧泰斗罗品超,以93岁之高龄依然粉墨登台主演《荆轲》全剧?况且,能粉墨登台者,也未必能操控一支笔。

十多年前,叶问纪念堂在佛山祖庙揭幕。我以《佛山文化》记者身份参与采访报道。仪式结束后,我单独采访了叶问之子叶准。采访毕,我请他给我签名留念。他满脸歉意地说,不好意思,手颤写不好字,说着从怀中掏出一枚“签名章”及随身带的蓝印台,给我盖了一个签名印。从他随身带印章印台这个细节看,证明他并非不肯给我签名,委实存在难处。那么当时他大约只有70来岁。

所谓年龄不饶人、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年事渐高,即使尊为毕生从事著作、蜚声海内外的泰斗级人物巴金,在写《随想录》时也已十分困难,据说有时一天仅能写几十字、一百多字。当然,到后来已失去书写

能力了。更何况我们这些草芥之辈?

## (五)

因此,任何人都必须体谅并理解“年龄规律”。

话又说回头。那天未能出席《儒林文荟》百周年纪念会的,实在是各有各的原因。有的因公外出或出差,比如创作上一马当先的李永祥老师就正在欧洲旅游;也不排除有的偶有小恙不便出门,也有的因亲属、家务所牵拌,因此,南海儒林笔会28年后依然有9人挺立于阳光下笑对镜头,应该是不错了。更何况,28年来不断有新人加入,笔会比刚成立时更兴旺了。

老一辈著名散文家曹靖华在他的散文集《春城飞花》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。他说,人总得有了基本生活来源,才有可能追求文学。他还谈到,当初他从事小教工作,别小看当年小教薪酬微薄,但却是他追求文学的最基本的保障。

是呀,人的基本生存是第一位的。历经几十载依然能笔耕不辍者,无庸赘言,他(她)的基本生存状况乃至“写作”所需要的各项条件都具备了,岂不幸哉?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祝笔会文运长久,不断壮大,佳作频出。

## 投稿方式



微信公众号:儒林笔会  
E-mail:1795034982@qq.com  
(网名:儒公)